



源於奧運 李漢源

### 球迷支持香港隊

來到6月，世界各地大部分本季的足球聯賽盃賽已相繼落幕，但這不等於「有波睇」，季後很多球隊也會開始踢友誼賽或熱身賽以幫補球隊收入及練兵，而近期熱話絕對是世界盃冠軍隊阿根廷將於6月15日下星期四訪問中國，新任球王美斯當然會在陣，不過卻不是對戰中國國家隊，而是與澳洲隊作表演賽。

賽事將會在新改建的北京工人體育場舉行，票價奇高，由680至8,880元人民幣，購買最高第三層山頂位也要1,880至2,880元人民幣的價位，可謂相當昂貴。雖然這一場足球賽無疑是一場商業活動，中國也一定有很多阿根廷球迷，但願意及能負擔得起的又有幾多呢？能在中國主辦一級叫座賽事，對重新推動足球潮流自然有一定幫助，但票價太貴對目前剛開始復甦的中國足球又會不會有負面影響呢？

9年前，2014年10月巴西國家隊在北京鳥巢對戰阿根廷國家隊，當時票價為199至2,999元人民幣，再對比阿根廷今次亞洲之行印尼站票價折合亦為280至2,000元人民幣，相比之下在中國睇波真的十分昂貴。

阿根廷今次來中國出場費為500萬美元，加上各項營運成本，相信成本要達7,000萬元人民幣，如果以填滿北京工人體育館55,000個座位來計算，以目前的高昂票價也不少2億元人民幣的收入，利潤也不少，但問題是真的能爆滿嗎？過往香港一些球迷，會專程上北京睇巴西對阿根廷，

或去上海睇皇馬對AC米蘭，但今次觀乎身邊的球迷們，好像真的不覺得有很多人熱切地準備上北京睇阿根廷對澳洲，氣氛並不如以往般熾熱，相信如果是阿根廷對中國國家隊應該更能吸引多些球迷捧場。

主辦外隊到訪是商業活動，以前香港也經常主辦，記憶中是2005年巴西國家隊訪港，當時最貴門票為港幣1,500元，是大球場中間的最靚位，但也並不滿座；上世紀八九十年代的時候，每年農曆新年一定舉行賀歲波，當時稱為四角賽，由香港隊對戰三隊外隊，初一初賽至初四決賽，很多時全場爆滿，幫助足總賺不少錢。

再數上世紀七十年代前，賀歲波邀請一隊外隊比賽3場，是對港聯（香港聯賽選手隊）、港選（香港選手隊）、華聯（香港華人選手隊），也是幾乎場場爆滿，氣氛與現在真的不同同日而語。而就近年而言，記得電視收視最高是2003年8月8日皇家馬德里訪港作賽，也是破了香港直播足球賽收視最高的紀錄，電視觀眾達320萬人，超過當時香港人口一半，這個紀錄在電視收視率低迷的現代，相信很難會被打破了。

其實，6月15日及6月19日香港隊也有賽事，包括作客越南踢熱身賽，及在香港大球場迎戰泰國隊，為明年1月亞洲盃而備戰，因為越南及泰國隊也是亞洲盃決賽周隊伍，如果香港隊在這兩場熱身賽有好成績，相信對出戰亞洲盃也有幫助。

6月19日星期一晚上8點，希望多些球迷能入場支持香港隊，為主場的香港隊加油！



方寸不亂 方芳

### 洗腦式推銷

家人腳跟忽然筋膜炎，走路感痛楚，醫生開了消炎藥，但藥氣過後還是無補於事；在中醫建議下，中藥泡腳也未見效。朋友介紹某品牌鞋店的鞋墊，期望多管齊下減痛症。

這天來灣仔品牌鞋店，店員倒是相當熱心，經量腳形再量長度後，推介了一款有彈性、軟軟的「減痛鞋墊」，當然價錢不菲。有了鞋墊，店員忙不迭推介了一對鞋子，說是「減痛鞋墊」還需配上合適的鞋子，才能收更佳效果。減痛心切，鞋墊配鞋子，也沒多想就付款了。

倒是在收銀機前，店員掃了電腦後說，他推介的鞋子是正價發售，另有多款鞋子是「買一送一」，是否需要去選一下？當然，很難抗拒「買一送一」的誘惑，半價一對，算一下價錢，還可以接受，於是選了兩對鞋子。

又準備付款了，店員又有新建議，兩對鞋子換着穿，多買一對「減痛鞋墊」，就不需換鞋又換墊這麼麻煩了。「減痛鞋墊」究竟是否有效，都是未知之數，需要時間一試，就是不動心。

堅定不移付款的時候，店員仍有話說，痛症不是長時間的，也有不痛的時候，「減痛鞋墊」需要和「無痛鞋墊」輪流配合穿，效果才會更佳。而且，「無痛鞋墊」兩對又有折扣云云。被店員「執住痛腳」，似是而非的理論，不停洗腦推銷，本來，只想買一對「減痛鞋墊」，卻被店員搞到「頭痛」，已經多出兩對鞋子的消費，卻不及時清醒，恐怕要大包小包回家了。

匆匆結賬，步出鞋店，才能梳理不合邏輯的推銷，減痛穿鞋墊還說得過去，為何不痛的時候，還要穿「無痛鞋墊」？每對鞋子本來都有原裝的鞋墊，何需「無痛鞋墊」？

如今的推銷方法層出不窮，實物以外，預支消費來到跟前，為鎖住顧客，小店也效法連鎖店，推出自家消費券，買1,000元送100元，還有禮物贈送，如果是食物必需品，消耗去得快，還可以考慮，其他則不必多想了。



七嘴八舌 小臻

### 當公務員仍吃香

公務員成為近期社會話題焦點，之前講「人才流失」人手短缺，政府宣布擴大人才清單至51項專業工種，同時，政府宣布今年起將擴大公務員招聘至大學三年級學生。近日講公務員加薪幅度多少才可以留人，政府工真的沒有吸引力嗎？應該也不是吧。現在許多年輕人追求生活與工作平衡，公務員是最大機會做到。

政府加大力度輸入更多專才，早前據公開的數據顯示，得到外地人才很好的響應，是好事，證明香港仍有吸引力。在世界局勢不穩定、經濟不景氣之下，香港各行各業仍有能力發展擴大實在是港人之福。外面失業率高，香港有工無人做。在香港見到外傭，南亞裔人士愈來愈多就是因為港人不做「辛苦工」，這些工作沒本地人肯做，市場自然要向外求。

然而不相信香港會長期缺人，過了這個調整期，人才歸位，空缺將減少，到時亦可能失業率上升，政府工會相當吃香。當聽到政府宣布今年起將擴大公務員招聘至大學三年級學生，讓有志加入政府服務的青年盡早做好職業生涯規劃，感到十分欣慰，因為政府有關懷本地大學生並關心本地人才培訓。

雖然有媒體挑別說自己做調查問大學生就只有三成幾願意投考公務員，其實無論是否真的只有三成幾不重要，重要的是見到政府有將本地大學生放在心上，珍惜本地人才，為他們保留機會，這很重要。我們常講人文關懷，不單止低下階層，而是社會不同的階層，每一個階層都在努力付出，有金錢的人他們有能力照顧自己不成

為政府的負擔，交稅給政府亦是貢獻社會，政府應該感謝他們。香港年輕人面對各方人才來到競爭，內心多少都有壓力的，如果想法稍為偏激就會成為「憤青」，憤世嫉俗，過去大學校園發生歧視侮辱內地生，相信也是怕人搶走機會或別人認真讀書令自己有壓力，引發心理不平衡而找人發洩。

政府有將機會給你，你不要是你的選擇，你再沒有資格埋怨。

至於調高薪酬加幅以激勵士氣，華員會會長希望政府將高中低階公務員劃一加薪5%，可提升公務員士氣。九巴車長流失快，工會又倡加薪8%留人。工會當然是為工人爭取最好的待遇，打工仔當然愈高薪愈開心。老闆角度就不同，要計成本，蝕本生意沒法做。加薪留人是否一定留到？各行各業都「人手荒」，靠加薪搶人不是長久辦法，總有一日到頂，等資方都扛不住時大家齊齊玩完。相信只要員工受到合理的待遇，公司文化又夠人性化和人情味，才可以令人心不輕易朝外。

據香港總商會調查顯示，香港「人手荒」困擾是以中低層勞動力短缺最為嚴重，特區政府是否著眼於如何引入中低層勞動力外也做培訓，效法廣東省實施技能根基行動計劃，順應產業轉型升級，建築業、清潔行業科技化，用機械人幫手減少體力勞動，不少香港餐廳已有機械人幫手運送食物。同時，可以着力推中國特色學徒制，培養掌握新技術新技能的產業「新工匠」，為基層製造生力軍。八大學府在學科上也可以作調整，加些實用性學系，培養實業人才。



筆名妙在不言中 連盈慧

### 筆名妙在不言中

現在從事文藝美術戲曲界的，大都採用父母為他們取定的名字，很少如世紀之前用過自己所謂的筆名和藝名了。作家中如原名李甘廿的巴金，謝婉瑩的冰心和周樹林的魯迅便是筆名；就算畫家齊白石、林風眠記在身份上的儘管還是實名，肯定最先也不是取自父母；尤其是本名張正權的張大千，政治意味便濃過藝術味；戲劇界梅蘭芳、蓋叫天、李多奎名字帶姓，一看也知是藝名。

戲人更需要藝名，如梅蘭芳以原名梅瀾演花旦，給人帶來的想像就不夠豐富了；粵劇小生花旦的藝名更有廣東熱鬧色彩，任劍輝的英氣，芳艷芳的芬芳，其名已如大鑼大鼓般響徹耳邊。

畫家名字則沉鬱中見詩意；作家文人則浪漫而言志，香港寫作界一人慣擁多個筆名，每個筆名都帶有不同地盤場景含意；有時甲報作家因乙報拉角而改筆名者有之，男作家湊趣寫女性文章改用女性筆名者亦有之；有些多產作家甚至化身孫悟空，筆名多到人家問起自己都記不起，這種上世紀獨有熱鬧情況，自從今日專欄作者流行愛署真實姓名之後已少見了。

香港作家之所以筆名多，始

於上世紀大多報刊內容時興多元化而起，武俠小說、言情小說和怪論，紅作家稿約齊齊三味不同風格內容文章的話，同版內一個筆名，讀者豈不奇怪，而且讀來也不自然，於是就有3個不同風格的筆名。

其中3位名家的筆名還暗藏密碼，他本人如果不知則可說來自天意，本人有意，讀者便未必知道了。

哪三大名家呢？首推以史德名字寫言情小說真名高維的「三蘇」，雄至蘇洵蘇軾蘇轍父子之才華並收，還不是稿壇教父？

其次是倪匡，拆字「人兒半個王國」已了不起，本來倪匡諧音韋康亦係不羈才子；加以莎士比亞之「莎翁」，與「三蘇」還不並列叮噓馬頭？

至於原名黃湛森之黃霽，他自己便已承認崇拜曹雪芹，才改名為霽。



◆青年時期的冰心和魯迅。 作者供圖



百家廊 戴春蘭

### 童年的糖果

天地間一棵枝繁葉茂的大樹，上面結滿了各式各樣形形色色的糖果，星星一樣閃閃發光。搖上一搖，落得滿地都是，我呵呵大笑着收攏過來，塞進嘴裏，裝滿衣兜，只恨能多幾隻手來抓捧……

每當春日裏含笑花開，空氣中飄蕩着糖果般香甜的芬芳，我又會清晰地記取童年時做過的夢，那種富足與滿足久久未散……

最早關於糖果的甜蜜記憶，大約是六七歲時偶然得到一個「大白兔」奶糖。這個來自遙遠大上海的尊貴客人，紙包裝身上泛着高貴的白，一隻蹲着的白兔帶着睥睨一切的神氣。燃開兩邊的紙結，潔白豐瘦的奶糖散發着濃濃的令人垂涎的奶香味兒。外面裹着薄如蟬羽的糖衣，小心地伸出舌頭舔一舔，融在舌尖，化作淡淡的甜，猶如淡淡的花開，引逗得口水洶湧而出。只捨得輕輕咬一口，濃郁的奶香隨着慢慢的咀嚼瞬間充盈整個口腔，凝滯在唇齒間，又像爆竹一路劈裏啪啦脆響着衝向全身，那種幸福的微妙感覺竟讓我微微顫慄。

一顆糖很快消失在嘴裏，我意猶未盡地舔着牙齒裏殘存的那份甜蜜，熱切地望向給我奶糖的孿孿。孿孿是村支書的女兒，經常有這樣那樣的稀罕吃食分賞給小夥伴，是我們公認的「頭兒」。我明明看見孿孿口袋裏塞滿鼓鼓的，她卻似乎根本没注意到周圍冒火的眼睛，很享受這種眾星捧月的感覺。

我倔強地扭頭跑回家。貧寒的家裏平常只有一大罐糖，晶瑩剔透的大塊小塊冰糖，底下鋪着細沙樣的白糖，擠得滿滿當當，擺在櫥櫃的最高層。父母幹活累了，母親就踩在凳子上拿下來，小心地倒出半碗，融化在粥裏水裏，勻一些給我們兄妹，自己才喝下。或者逢年過節做了糍粑，把白糖醃在糍粑上，咬起來咯吱咯吱

響，糍粑的軟糯混合着白糖的醇甜，足以餓飽我們飢渴的胃囊，為貧寒的日子簪上一朵笑之花。

可冰糖白糖並沒有香！那股讓我魂牽夢縈的奶香啊！我失神地跑回家，突然住了腳，鬼使神差地拐進了堂屋奶奶的房間。奶奶的桌上放着一罐小桶樣的麥乳精，乳白色細碎顆粒，入口即化，甜蜜濃郁，一打開就奶香醉人呢。

我環顧無人，悄悄推開吱呀作響的木門，陽光「呼」的一聲撲進去，麥乳精就一下出現在眼前。我的心呼嘯狂跳起來，這是父親特地給年邁的奶奶買的，聽說價錢很貴。父母警告我們兄妹不能動，奶奶也只在心慌氣短時才用勺子舀出兩勺調水喝。

但我今天就想嘗一嘗！我雙腿顫抖着進了門，輕輕拿過麥乳精罐，想旋開蓋子，才發現一雙手全被冷汗濕透了。我在衣襟上擦乾手，再慢慢旋轉，蓋子快旋起了——

「蘭兒，你幹什麼？」

身後突然響起一聲奶奶的問話。宛如平地聽見霹靂，我驚惶得全身一抖，罐子從手中滑落，掉在地上猛地一傾，還有小半罐麥乳精倒了大半在地上。

完了！我的喉嚨像被什麼哽住了，淚水漫上雙眼，只呆呆地站在原地，看奶奶飛快地彎腰扶起罐子，把沒挨到地板的麥乳精小心地捧回到罐子裏，最底下的麥乳精還有不少，卻已黏上泥土灰塵了。奶奶轉身從廚房端來一碗溫水，邊用嘴小心地吹，邊小心地捧起來。麥乳精完全化在水裏，便把糖水小心地倒在另一個碗裏，再把底下的澀水倒掉。如此倒了兩次，奶奶確定糖水乾淨了，便笑着端在我嘴邊：「蘭兒，喝吧，不瞞了！」

香醇的奶香直撲鼻翼，我羞愧難當，眼淚洶湧而下。我輕輕推開碗，哭着跑出家門，嘴裏沾到的一點糖水，竟是那樣

的苦澀……

夕陽西下，路過的暖風輕輕悄悄，我坐在村口盛放的含笑樹下，雪白的梨花粉紅的桃花競相開放，綠茸茸的稻田披上一層金色的霞衣，燕子快樂地來回裁剪着藍天。多美的童話世界啊！我正看得出神，眼前突然出現一個燦爛的笑臉。孿孿笑着把手伸到我面前：「蘭兒給你，就剩這一個啦！」

美麗的大白兔奶糖彈跳到了我的手上，被孿孿的手攥得有點軟了。「謝謝你哦！」我綻開笑臉，鼻音又來了。兩個女孩頭靠着頭，在夕陽下嘖嘖嘖地又說又笑。

炊煙裊裊升起，我悄悄地回到家，找到正在豬欄餵豬的奶奶，剝開奶糖的紙，把它塞進奶奶的嘴裏：「奶奶，甜嗎？」

「甜！真甜！」奶奶輕輕地咬了一小口，把大半個糖塞回我嘴裏，笑得滿臉全是幸福的褶子。我依偎在奶奶溫暖的懷裏，第一次感到奶糖別樣的甜蜜，那一張糖紙，也被我夾到字裏與珍藏起來。

日子愈來愈好過，能吃到的糖果愈來愈多；和枕頭一般方正的酥餅，一咬就碎，滿是花生芝麻的酥香；夾心糖裏注着不同口味的「心」，濃濃地溢出來，別樣的驚喜。常見的是各種水果硬糖，橘子味、草莓味，酸酸甜甜含在腮幫子裏，圓鼓鼓的一個「包」。伸手調皮地一戳，那個「包」就在左右臉頰間來回切換，逗得大家哈哈大笑。

最神奇的是泡泡糖呀！薄薄的四方形，先是清甜的哈密瓜味，嘴巴裏嚼得沒甜味了，就將糖圈盡量用舌頭拉伸成糖膜，徐徐吹出個泡泡。課餘時間，一行行五彩泡泡在快活地游走，清亮的笑聲播撒開來，霎時點亮整個童年！

直到今天，我的包裹一定放着幾個糖果，每當遇見個明媚笑臉的孩子，我願意帶給他一份不期而遇的美好，帶他走進一個繁花似錦的春天！



傷心之後要有心 呂書練

### 傷心之後要有心

一周之內，看到兩宗重大慘劇/悲劇，一宗是精神病人隨機殺人，兩名逛街女子無辜喪命；另一宗更慘烈，一位住在劏房、感情受挫的年輕媽媽親自用枕頭悶死3名年幼女兒……現場慘不忍睹，整個社會嘩然，特首李家超及時回應事件，稱「傷心及難過」。

事件令人不忍卒讀，不想議論，卻不能不正視。香港國安法實施後，加上疫情緩和，兩地恢復全面通關，社會好不容易出現生機，除下口罩的人們看到希望；但連串的社會悲劇真令人窒息，欲笑無聲，不得不警醒。

香港的城市表象是繁榮、活力，經濟發達，社會自由，對外開放，還連續20多年榮膺「全球最自由經濟體」等等各種名目的「世界級」榮譽；與此同時，卻有一批人長期居住劏房，有前高官更涼薄地說「住劏房是自由選擇」，反映位高權重、薪俸遠遠脫離大眾的人有多麼離地！

香港的政制設計表面上是「小政府」，其實稍加研究，小即是大，圍繞在政府周圍的一系列相關機構或各種法定機構、諮詢委員會等卻多如毫毛，各種名目的「智囊組織」更多，仔細看名單，來來去去都是似曾相識

的面孔、近似的背景，頂多一兩個「外人」，帶點接地氣的聲音，但作用有多大？

而且，絕大部分的掌舵人都是非富則貴的「圈內人」或退休高官，要不就是高薪聘請不了解港情的海外（洋）專才。雖說「人才」不分貴賤，也不應排外，我更無意「反官或仇官」，但很多社會大眾的難事和苦澀，太富貴的人或外來的高薪人才顯然是不了解，也無法理解的。

記得立法會議員田北辰十年前曾做清潔工，體驗住籠屋，雖然才幾天時間，但這點小體驗也令他關注基層居住問題，並多次呼籲改善。而社會大眾也以高票報答了這位富家子弟，反映我們的市民多麼善良和滿足。

很多問題是長年「自由放任」（政策）導致而累積的，本屆政府任重道遠，待着手解決的問題的確很多。我很高興看到他們對很多政治議題、社會事件都及時回應，並明確態度。一定要用心去感受、去聆聽，最重要是要有行動去落實，不久的將來能有所成效。

每個社會都存在各種各樣的問題，也會長期存在或不斷產生新的問題。關鍵是，我們常常自詡「國際」和「先進」，那麼，請讓「先進」惠及全民，共同走向國際。



流浪的四毛 伍采采

### 流浪的四毛

我不太喜歡貓，大部分的原因是由於從小就在一些外國文學作品裏看到的，貓與女巫、與邪惡的傳說有着密不可分的關係，因此一直以來都對貓敬而遠之。

然而，雖然我對貓一直是敬而遠之，但形形色色的貓卻一直在我身邊近而又近；親戚朋友家有很多都養了貓做寵物，住宅周圍的流浪貓多不勝數，只要出門，便與牠們抬頭不見低頭見。

搬到鄉下別墅住的時候，我在後院挖了一個小魚池，挖好以後就迫不及待地買了幾條小魚放進去。這下便引來了一隻大橘貓。大橘貓的體形比我家的貴賓狗（貴婦狗）還大，牠的膽子也如牠的體形一般大，不懼人，每日明目張膽地蹲在魚池邊抓魚，抓好魚，若見院裏有人，便飛簷走壁將魚叼出去吃；若是院裏無人，便優哉游哉地把魚放到陽光房內的沙發上吃，在沙發上吃得還很講究，連血跡都甚少留下。

很長一段時間我都是以大橘貓是小區裏的流浪貓，幾乎日日與牠鬥智鬥勇地驅趕牠，直

到我的魚池裏的魚從十位數變成個位數，大橘貓也從一開始見到我就逃走，到後來竟然敢原地坐着不動與我對峙。

拍大橘貓坐在我家魚池邊的照片發到朋友圈，小區鄰居律師田看到了，很不好意思地向我道歉，告訴我那是他們家的貓，叫四毛。正式認識四毛以後，我知道了一句在養貓人之間流傳的話：「所有的家貓最後都會變成流浪貓」，按照我的理解，這句話大概是說貓都有一顆熱愛自由的心，不管「貓奴」的家有多好，都擋不住牠們嚮往家外的世界。

與小區的鄰居們交往多了，發現他們大多數都在餵貓。鄰居們偶爾在外聚餐，打包剩菜都是要拿回家餵貓，我知道了一句在他們口中的「我家的貓」，除了律師田家的四毛外，全都是小區裏的流浪貓，貓們常在誰家周邊流浪，便成了誰家的貓。流浪貓被餵熟了，也被餵得聰明起來，有的貓生孩子生了多，還懂得把小貓分別送到不同的人家去請人餵養，似乎知曉不把雞蛋放在一個籃子裏的道理。

律師田夫婦住在別墅裏的時間不多，常常一

走就是兩三個月，四毛作為小區裏罕有的家養貓，好像也習慣了與主人聚少離多的生活。律師田夫婦不在家，四毛被大家當成「我家的貓」來餵，牠吃飽了，或是回家，或是在小區裏流浪，等着主人；日子過得也挺舒適愜意。

後來有很久未見到律師田夫婦，再見時聽說四毛離家出走了，聽起來像是一個玩笑，因為不久前我才看到四毛在我家後院的魚池邊抓魚。律師田說因為他們這次離開了半年才從外地回來，四毛從他們回來以後就不再回家，即便在路上碰到他們也是掉頭就跑。四毛的「離家出走」，大抵是因為牠的等待已經到了牠的底限。

四毛是倔強的，直到現在，小區裏還是能不時地看到牠的身影，儘管律師田夫婦在不斷地尋找牠和呼喚牠，但牠就是再也未回過牠曾經的家。牠把自己變成了一隻真正的流浪貓，擁有了真正意義上的自由。

我還是不太喜歡貓，但四毛改變了我對貓的看法，我不現在也習慣放一些食物在家門口，去餵那些「我家的貓」。